

叔亲侄近

□顾剑

前几天中午叔叔来电,说一大早到田里采的青麦穗已经加工成冷蒸,叫我去取。冷蒸是南通地区春夏之交特有的地方风味小吃,用灌浆饱满的元麦穗搓去麦芒、麦壳后用畚箕在风中扬尽,经铁锅翻炒再用石磨磨成,入口糯韧、松软可口、麦香浓郁。叔叔为了让我们尝鲜,去年冬天就在离小区一公里之外开垦了块荒地,再买了元麦种子自己打理长的,磨好冷蒸后顾不上自己品尝,首先想到我们姐弟三人。

叔叔大我一轮,南通话称“一肖”。早年叔叔跟着父亲学车钳工手艺吃了不少苦,由于天资聪颖,跟父亲的那些年手艺见长,也学会了不少父亲车钳工的绝活,某年碳素厂招工,叔叔自然单飞,干着干着自然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,一直在碳素厂干到退休。退休后,叔叔的手艺被一家台资企业的老板看中,在那家企业干了10年。叔叔和爷爷一样,不管在国企还是台企,都是早早到厂里做各种生产前后准备工作。看到叔叔天天起早摸黑埋头苦干,我婶婶也心疼不已,劝他辞职回家享福,后来好不容易在我们大家的劝说下才下决心不干。为此,台商老板几次劝说叔叔留下干几年也没留住他。

过去听奶奶讲,我是在家里由接生婆接生的,生我的时候才12岁的叔叔一直蹲在门外,关心我母亲生下的是小子还是丫头。因为之前母亲已经生下我两个姐姐,叔叔觉得和女孩戏不到一起。当听到接生婆说生了个有把子的,叔叔一蹦老高说:“有人戏了。”从我记事起,都是叔叔带我去玩的。钓鱼、打鸟等叔叔无所不能,钓鱼的鱼竿也是叔叔教我做,先到竹园砍上等笔直过冬的老竹子,用煤油灯烤直后穿上鱼线和钩子,看准位置下窝,口诀为“冬钓浅滩,夏钓深水,秋冬用荤,春夏用素”,并根据不同鱼种选择钓位等。我从7岁开始就跟着叔叔在河边钓鱼,掌握了不少钓鱼窍门。曾有一次朋友邀请我到桃花岛钓鱼,不大会儿就钓到几十斤,同行大惑不解,我笑称自己是钓龄已超过50年的老手,不过平时显而不露。至于打鸟,开始用弹弓,后改为气枪,一手枪法都是叔叔手把手教的,有时晚

上跟叔叔出去一趟,能打好多野生鸟回来,因为夜里鸟都归巢,基本一枪一只,打得最多的是灰喜鹊、野鸽子、斑头雁等,当然那时没有野鸟类保护法,农村野鸟多,常与人争食,算是除害。不过野鸟肉的味道确实不错,就是瘦肉太多。后来不准打鸟了,叔叔也将气枪主动上缴到相关部门。

“文革”期间,叔叔作为学校红卫兵参加串联,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,个把月后叔叔从北京回来,没给家人带吃的,在王府井百货大楼专门给我买了个花皮球。那还了得,在当时农村有了自己的皮球玩,那我在小伙伴面前自然高过三分。叔叔的文科水平高,尤其对历史地理研究颇深,我1978年起准备高考的几年,叔叔都是历史地理的陪练,由于偏科,总分没能考上去。叔叔也深受父亲的影响,写一手好毛笔字,有时过年写对联,父亲没时间都是叔叔代劳。至于为大队和生产队写个标语啥的就更不在话下。

成家后我们姐弟和叔叔的联系更加密切,叔叔自然对侄女侄儿关心得也格外频繁,他怕我们独立生活不便,常嘘寒问暖。过去交通不便,电讯不发达,叔叔有时骑个二八大杠自行车跑到城里我们家问问看看,直到满意为止。烟、酒、茶自然也是叔叔的最爱,但他不喝好酒、不抽好烟,以红标洋河和10元左右的南京烟为主。逢年过节我们要送点好烟好酒给他,他都挡掉不准送,以至于我二姐他们就自己动手,做点肉圆、虎皮肉等给他,他反而特别高兴。叔叔对自己小气,对我们却十分大方,2018年我生病住院,先瞒着他,后他从邻居那儿得知情况,匆匆忙忙从唐闸赶到通大附院,一定要在医院陪我,并拿出1万元让我补补身子,过了两年又塞了6000元给我买营养品。

疫情期间,叔叔常来电嘱咐我们尽量不出门,做好自我防护。他还时不时从他一亩三分地里摘了茼蒿、小青菜、芹菜等时蔬送来给我们,还经常为我父母亲备好蔬菜送上门,遇到他们有个头疼发热的,他都主动带二老上二院看病,尽量不惊动我们,除非碰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才打电话给我们。叔叔就是这么一个实在厚道的人。

心窗羽



别样乡情

□陆晓橙

我爸爸的祖籍在启东农村,于是,我有了那份名副其实的乡情。儿时,我曾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,那里没有旋转的木马、高高的滑梯,我所拥有的只是一方青青的草地,几棵高大的老榆树,还有那不知疲倦的知了、飞翔的蜻蜓和翩翩的蝴蝶,于是在那水池旁、青草边留下了我一串串稚嫩的笑声。学子时代,我只在寒暑假的日子里,才能去看望日渐年迈的爷爷奶奶。

从我居住的闹市至祖居的乡村约80公里,那时坐两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就可到达靠家的一个车站,再顺着从车站向前延伸的一条小路走五六里路,就可回到属于自己的家。

记得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,我和爸妈从南通长途车站整点出发,行至半路,车抛锚就地修理。我们很着急,回家的行期车次早就告诉了老家的亲人,老家的叔叔也打来电话,告诉我们他们一定会去车站接我们的。焦虑中我们终于走到了车站,车站

上站着伯父伯母、表姐妹一群人,并排放着后座上铺着新毛巾的五辆新自行车,其中的一辆车把上还插着我所喜爱的小风车。在相互问候后,我们都坐上了自行车。不消说,我坐的就是插着小风车的那辆车。

到家时刻,已是掌灯时分。几年不回,一到家就惊喜地发现这里早已安上了电灯,濒临海滩咸苦的食用水也被清纯的自来水所取代,东邻西舍有的还装上了电话。年近八十的老奶奶见到我们高兴地笑着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行李把礼物送给了奶奶,那些些精美的点心、盒装的糖果和上档次的巧克力。老奶奶手脚麻利,打开密封的糖果盒,把点心、巧克力都放进盒里,然后把糖果混合着端到屋里每个人面前,让他们品尝。

乡村的早晨宁静而清新,这里的人们勤奋而忙碌。我们全家的到来,不但给他们增添了喜悦,也给他们增加了劳作。一早,我发现大伯父正在抖开一口崭

新的渔网,而80多岁的爷爷正在磨着一把漂亮的尖刀。我先在池塘边作网鱼之观,只见大伯父像寻找猎物那样,先在岸上缓慢走动,这瞅瞅那瞧瞧,立稳站定之际,随即把网向上一抛,映照这蓝天的水面上先是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弧,随即落水、沉下,再拉网捕鱼,好潇洒优美!起网时,几条又大又肥的青鱼妄想挣脱,大伯父一个箭步、跨入池中、冲向网底,双手捧起大青鱼,放入筐中,紧接着又是一条、两条……网鱼之战结束后,我又临杀鸡现场,只见爷爷举起尖刀迅速地在鸡脖子上一进一出,那冒着热气的鸡血便喷涌而出,大公鸡顿时气绝身亡,然后拔毛破肚、切块下锅,那力度完全不减他当年战场杀鬼子之勇。

回城后,那故土上小姐妹的金兰之谊、老奶奶的慈爱之心、父辈们的阳刚之美时时感动着我,使我更加纯朴,梦更加香甜。哦,难忘的别样乡情!我期盼着重回故里,以解乡愁!

玉兰一瓣

灯下漫笔

生命遐思

□朱敏彦

五彩斑斓的世界里,每个生命都在灿烂地舞蹈;嫩绿的芽儿冲破岩石的层层屏障,从缝隙里摇晃地探出头来;路边的野花纵使鲜有人注意,面对晨曦也绽放它灿烂的笑容;受了伤、跛着脚的流浪狗沿着乡间小路一路跌跌撞撞,东闻西看找寻食物充饥;医院产房中刚出生的婴儿嘹亮的啼哭声穿透空气,向世界宣告一个新生命的诞生……我陶醉于生命的热情中,感慨着自然神奇的力量,这是怎样的恩赐啊!

意外打破了平静,像是煞白的雷电突然划破平静的夜空,像是倾盆的大雨忽然湮没了干爽的大地。我看到妈妈拿着外婆的体检报告单,呆呆地站在医院门口,痛苦的神情仿佛凝结在脸庞上。“肺癌早期……”妈妈哽咽着。我的心不由一阵抽搐,外婆?肺癌早期?印象中,外婆仿佛是一个永远不会倒下的存

在。儿时记忆中,她晨兴理荒秽,戴月荷锄归,吃饭匆匆简单扒拉几口,赶紧去照顾她养的家禽了。她留给我的,永远是奔忙的身影,永远是一个钢铁女侠般的存在,她勤劳朴素、有着极强的韧劲,面对贫困家境,她愣是晚上还坚持电镀厂流水线工作,与我朴实的外公一起,将三个女儿抚养成人,姨妈和妈妈还不负众望考上大学跃农门,在那个基本代代务农的村庄里,一家两个孩子考上大学的消息,在乡亲中广为流传,也终于在外婆脸上漾开久违的笑容。她是妈妈姐妹三个心中大山般的存在。

我上学期间,外婆也挂念着她的孙辈,常将农田里种的蔬菜、母鸡新鲜下的鸡蛋成箱成箱送过来,叮嘱我多吃些最原始的有机农产品,她慈祥的笑容、古铜色的脸庞是我脑海中定格的美丽图像。然而,这次的体检竟

宣告了癌症。妈妈姐妹三个哭作一团,手足无措,她们不愿也不敢相信,心中的大山竟忽然倒塌了。痛定思痛,她们上网查阅、寻医问药,做相关检查,还好确诊了癌细胞只停留在肺上,并没扩散,算是苍天有眼,在绝望的洪流中递来一艘希望的小船。

外婆手术了,手术室外的我们度秒如年。所幸有惊无险,手术成功了。我看着还在昏睡的外婆,她小小的身体歪躺在病床上,头发凌乱,她真的老了,无情又无奈。

生命无常,明天和意外真不知哪个先来。倏忽间,我重新审视这个世界。人世间的一些事可能真的不是我们能掌控的,我们能做的,大概就是对身边的人多一份珍惜,对生命起伏多一份淡然。无论怎样的不幸降临,都始终要让生命保持向上的戏台,努力向着阳光尽情舒展身上的枝叶,抖擞盎然的绿意……

假日
孙镜福